

钱乃荣著

研 YAN

DANG  
当

究 JIU

代 DAI

WU  
吴

语 YU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DANGDAI WUYU YANJIU

●上海教育出版社

钱乃荣著

# 当代吴语研究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郭伟星

(沪)新登字107号

**当代吴语研究**

钱乃荣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0.5 插页6 字数1,705,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本

ISBN 7-5320-2355-9/G·2290 定价: (精)78.00元

纪念中国著名语言学家

赵元任先生诞辰100周年

纪念《现代吴语的研究》

出版60周年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作者对吴语三十多个代表地点作了详细的调查，获得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悉心写成，发表了吴语各地的音系、连读调、二千多个字音、近千条词语以及语法例句和标音举例等。特别有意义的是，它反映了60年来老、中、青三代语音的变迁，是赵元任教授1928年《现代吴语研究》一书60年后跟踪研究吴语的又一次重大的语言实践。

本书对各地语言的描写准确精细，各章都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理论概括和分析研究。它不但可给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吴语地区的文化、民俗、历史、地方文学的人士来说，也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在赵元任先生儿时读书的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校门前的留影。



作者在吴江黎里向方言发音人调查方言，左是李勇，右是杨臻。



赵如兰女士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访问时与钱乃荣等合影。左是阮恒辉，右是钱乃荣、鹏飞

钱乃荣宗正先生，浙江余杭人。记的1927年转与奉县对前路小学教  
 育的时候，赵先生来到这个学校调  
 查方言。晚上，住西一屋在杭州读延  
 秀。推荐日李黄会眉老师替我作为  
 接触。赵先生住校两三天即去，记的  
 我讲过一事故过以后，另就赵先生给余  
 杭方言还讲，听起来确实拿杭州人。今  
 赵先生已归道山。望眉先生也于1999年  
 逝在山东大学。在而立，令人感佩者  
 之。

宗正 1985.1.16

王宗正先生对赵元任先生调查方言的回忆录。

赵元任博士蒞澄调查“吴音”的回忆

薛鸿远 王慰祖

在五十七年前，我们正当十八九岁（我们今年七十五、六岁了）在江阴育菁学院高中三年級读书，有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薛晓升老师，预先通知我们到一个僻静处办公室，等候一位语言学博士赵元任教授，当面调查江阴的语言和音调，我们内心非常高兴。我们从小就听得感说江阴宝塔顶端被火山砲台打成一个铜笔尖，说是最往江阴出了一个洋状元刘孝来博士，因此当时我们听到赵博士光临我校，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今天能和博士面授教益，真是三生有幸！我们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听到留声机唱片里赵博士所播放的标准国音字母（反口上……）现在竟然能亲眼目睹赵博士的音容笑

薛鸿远、王慰祖两先生对赵元任先生调查方言的回忆录第一页。



作者与江阴方言发音人王慰祖的合影，王慰祖57年前也是赵元任先生调查方言的发音人。

## 前 言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发表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4种,1928年北京初版),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调查研究方言的经典著作,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汉语方言学的正式诞生。记得30年前我在复旦读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第一次见到这部宏著,就被它审音的精细、记词的准确、论述的科学美以及赵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深深吸引,以后始终抱着一个愿望,梦想有一天能开始循着赵先生足迹迈出第一步,亲自到他调查过的吴语33个地点去,继承赵先生开创的事业,深入了解这些地方的语言及其变化的情况。

这个愿望终于在《现代吴语的研究》发表后第一个甲子即将来临的时候实现了。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科研处和中文系的大力支持下,当代吴语的调查列入上海大学的科研计划。我于1984年10月中旬开始,与阮恒辉先生一起亲临实地,悉心调查和记录了这33个地点的方言,全部调查工作在1985年5月初完成。

这次调查主要的目的是追踪吴语60年来的变化,考察记录了33个地点里老年、中年、青年语音的声韵调,这些地点的二、三音节连读调,2700多个字音,1400多条词语,50多条语法例句,北风和太阳的故事等项内容。在不少地方,还选择了一些音变现象作了较多人数的录音。我去调查的33个地点完全与《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相同。为了确保调查材料的准确性,在大城市和大县城里,尽量在当代和近代最能代表该地点方言的中心地段寻找发音人。对于像宝山霜草墩、丹阳后巷乡童家桥(原永丰乡童家桥)、嵯县太平乡(原书称太平市)这样的乡村,都找到了与赵元任书上所记的发音人同姓以至同宗或同村的人进行调查。凡是原书的调查点是在乡下的,顺便也记录了该县县城的方言。我们还在常州和余姚找到了赵元任先生当年调查江阴、余姚方言的发音人王慰祖、黄宗正两位先生,请他们写了回忆录,并再次请他们发音,做了珍贵的录音;又在常州赵元任先生的故居见到了他的族叔赵争先生等亲属,记录了现今常州极少数老年人尚在使用的、赵元任先生称之为“绅谈”的常州话。对发音人我都作了严格的挑选,一般都是世居该地的人,也选择了一些只从父母一代起住在该地的人。

大量的语言资料采集来了之后,整理和比较的工作,分析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工作花去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单说整理33个地点的词汇吧,就足足花去了我10个月时间。对每条词语都得小心地注音,还一一标上连读调,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马拉松式的辨析和归纳工作。在那10个月的寒暑中,除了每周教5节课外,我把几乎所有的白天晚上时间包括节假日都用上去了。是赵元任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鼓舞着我精益求精地整理和钻研语料。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发展我们的语言理论的研究,因为离开理论的框架就很难谈得上事实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语言事实的搜集整理上条分缕析,下大功夫,因为没有事实,也就没有理论。



当然,科学不仅仅是事实和知识的积累,而且更是一种思考和逻辑推理的方式。在我所调查的语料的基础上,在本书和别的场合,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理论分析。我觉得,我在这次半年多时间内调查所得的丰富材料,大大启动了我的思索,为我一辈子研究吴语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的分析研究工作都可在此基础上深入展开下去。只要有可能,30年后我一定会请我的学生,带着我所未能解决的许多理论问题,再走一遍33个地点这条路,跟踪这些地方吴语的发展变化,作出新的研究成果,把赵先生所开创的吴语研究道路继续走下去。

我的分析研究报告和材料不可能在此书中全部发表,因为篇幅太多。比如,这里公布的字表每个音韵地位只选了一个字,词条中的形容词、量词和语助词也只得删去了,北风和太阳的故事等只选了20个地点发表,这是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

我的研究工作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我系的阮恒辉先生,与我一起到各地调查,记录词条,并在对词条的初步整理时做了许多工作。在此我首先要特别向他致谢。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语言分析中心(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主任王士元(William S-Y Wang)先生来上海大学访问时,欣然与我商讨共同合作研究分析吴语的计划,他曾两次请我去柏克利他的研究室担任语言学副研究员,一起讨论分析了许多语料,用他实验室中精良的语音分析仪器,我做了不少实验。《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的编审沈钟伟先生还亲自来沪,我们一起调查过上海的音变现象,他还把各地的连读调和单音节调语料在音高显示仪中进行了分析。关于我和王先生、沈先生、阮先生合作的那些研究理论报告将会在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发表。

我的研究工作又得到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赵如兰女士的有力支持。在她的提议下,赵氏夫妇(赵元任、杨步伟)的亲友们用“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赵氏夫妇基金(Chaos Fund)”赞助我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出版此书的部分费用。日本的汉学家香坂顺一教授和宫田一郎教授也热情支持此书的出版,由他们两人提议,日本“亚细亚国际交流奖学财团”也对我出版此书提供了经费资助。日本吴语研究会会长古屋昭弘教授还欣然提出并与我约定把此书中因篇幅过长而割舍的那部分稿子,另编《当代吴语研究补编》一书由好文出版社在东京出版。对于美、日两国学者和团体的诚意帮助,我谨致以深切的感谢。

最后要衷心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他们积极支持语言学科学术著作的出版,尽管本书的图表音标十分复杂,排版耗资较大,编辑和校对工作十分辛苦,但是他们还是努力促使此书顺利地出版了。

我谨以此书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00周年(1992年),纪念《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60周年(1988年)。

钱 乃 荣

1992年1月30日于日本福井大学

# 目 录

<b>第一章 当代吴语总论</b> .....	1
<b>第二章 吴语的声母、韵母、声调</b> .....	5
第一节 吴语的声母特点 .....	5
第二节 吴语的韵母特点 .....	12
第三节 吴语的声调特点 .....	20
第四节 各地音系及其说明 .....	24
<b>第三章 字音对照表</b> .....	77
<b>第四章 六十年来吴语语音的演变</b> .....	434
第一节 六十年来吴语声韵调变迁综述 .....	434
第二节 各地老派、中派、新派声韵调对照表 .....	442
<b>第五章 吴语的连读调</b> .....	612
第一节 吴语连读调的类型及其变迁 .....	612
第二节 各地双音节词连读调表 .....	624
第三节 20个地点三音节词连读调表 .....	659
<b>第六章 吴语的词汇系统</b> .....	703
第一节 吴语的动词、形容词、名词和数词 .....	703
第二节 吴语的量词和代词 .....	715
第三节 吴语词缀“子、头、儿”的特征 .....	718
第四节 常用词对照表 .....	721
<b>第七章 吴语的语法特征</b> .....	1008
第一节 吴语的语法特点及其分布 .....	1008
第二节 吴语中的是非问和反复问句 .....	1012
第三节 语法例句对照表 .....	1018
第四节 20个地点“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对照 .....	1058
<b>第八章 方言特征分布示意地图</b> .....	1092
<b>附录</b> .....	1107
1. 各地调查发音人名单 .....	1107
2. 原赵元任教授调查对象江阴、余姚三位老人回忆录 .....	1117
3.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	1119
4. 本书用的音标 .....	1120

# 第一章 当代吴语总论

吴语方言区是我国汉语的第二大方言区,据1989年公布的统计数字,说吴语的人口有6975万人。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提出“以有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为吴语的特征”,自此后研究吴语的学者都公认把塞音声母能否分为不送气清音(如“端”的声母读[t])、送气清音(如“透”的声母读[tʰ])和浊音(如“定”的声母读[d])三类这条原则看作是区分吴语和非吴语的决定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否定副词“不”在吴语区用齿唇音声母发音(如上海读[veʔ<sub>33</sub>],通常写作“勿”),我认为也应该是吴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按照上述标准,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省和上海市这些地域。具体一点说,长江以南的江苏省,西自丹阳、金坛、高淳起,东至上海全市,长江以北的海门、启东、南通和靖江的部分地区;除去建德、淳安的浙江省绝大部分地区;加上江西省与浙江毗邻的上饶市、上饶县、玉山县、广丰县,福建省与浙江毗邻的浦城县城关及其以北地区,安徽省长江以南、黄山九华山以北青弋江秋浦河流域(旧宣州地区),广德东南角,郎溪北部的狭小区域,这些地方都属吴语区。

除皖南的宣州地区(江苏的高淳、溧水,浙江的旧昌化县也在内的宣州话,古全浊声母全部或部分读通音、送气音)比较特殊外,按照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对中国语言的分区,吴语的主要地区可划分为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和婺州片五个片。

太湖片的主要特征是:①三等韵逢知章组今多数读洪音(除甬江小片和靖江地区外),如常州[长 dzɑŋ<sub>113</sub>],嘉兴[抽 ts'e<sub>52</sub>],双林[川 ts'e<sub>113</sub>],杭州[声 səŋ<sub>33</sub>],绍兴[烧 səŋ<sub>52</sub>]。②麻韵三等精章两组不同韵,如上海[斜 zia<sub>113</sub>],蛇[zɔ<sub>113</sub>],宁波[借 tɕia<sub>52</sub>],[车 ts'o<sub>52</sub>]。③见系二等开口字有文白两读,文读多数读[tɕ]组声母,白读多数读[k]组声母,如:宜兴[家 tɕio<sub>55</sub>],松江[戒 tɕia<sub>335</sub>],ka<sub>335</sub>]。这三条特点实际上是太湖片吴语(可称为北部吴语)与另外四个片的吴语(可称为南部吴语)的主要差别之点(南四片中婺州片和处衢片的部分地区在第③条上是过渡地带)。台州片的主要特点是k k' g h声母拼撮口呼声母,如黄岩[规 ky<sub>53</sub>],[区 k'y<sub>53</sub>],[拒 gy<sub>113</sub>]。瓯江片的主要特点是遇蟹止三摄合口三等喻母字今读v声母,如温州[雨 vu<sub>24</sub>],[为 vu<sub>31</sub>]。处衢片的主要特点(除衢州等市区外),是知组白读读t组声母,如丽水[猪 ti<sub>24</sub>],[竹 tiu<sub>25</sub>],同端组声母;章组字多不读洪音,如衢州[章 tɕiã<sub>44</sub>],[钟 tɕioŋ<sub>434</sub>],[专 tɕiə<sub>434</sub>]。婺州片的主要特点是,除少数地点(如金华城区)外,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九摄舒声帮端母字今分别读m、n声母,如永康[班 mua<sub>44</sub>],[帮 maŋ<sub>44</sub>],[丁 nin<sub>44</sub>],[东 noŋ<sub>44</sub>]。

太湖片吴语地域广大,又可分为几个小片:①毗陵小片,其主要特点是唐阳江三韵非庄两组字带鼻尾,如溧阳[汤 t'ɑŋ<sub>445</sub>],丹阳[访 faŋ<sub>324</sub>],靖江[胖 p'ɑŋ<sub>51</sub>];歌戈韵与模韵大多不混,如溧阳[歌 kɑw<sub>445</sub>],[锅 kɑw<sub>445</sub>],[姑 ku<sub>445</sub>],常州[罗 lɑw<sub>213</sub>],[骡 lɑw<sub>213</sub>],[卢 lu<sub>113</sub>]。②苏沪嘉小片,主要特点是唐阳江三韵多读鼻化韵,如常熟[访 fa<sup>~</sup><sub>324</sub>],苏州[汤 tō<sub>44</sub>],

松江[胖 p'ɑ̃<sub>33</sub>];歌戈韵与模韵多混,如昆山[罗 ləu<sub>11</sub>],[骡 ləu<sub>11</sub>],[卢 ləu<sub>11</sub>],嘉兴[歌 k<sup>ə</sup>u<sub>51</sub>],[锅 k<sup>ə</sup>u<sub>51</sub>],[姑 k<sup>ə</sup>u<sub>51</sub>]。③苕溪小片,主要特点是无撮口韵母(除余杭外),如双林[旅 li<sub>21</sub>],[远 fi<sub>21</sub>],[决 tɕie?<sub>21</sub>]。④杭州小片,主要特点是由于受官话影响大,见组开口二等绝大多数字今只有 tɕ 组声母一读,如杭州[加 tɕia<sub>21</sub>],[牙 fia<sub>21</sub>],[学 fiyɪ?<sub>21</sub>]。⑤临绍小片,主要特点是咸山两摄多读鼻化韵,如嵊县崇仁[敢 kǎ̃<sub>11</sub>],余姚[短 tǒ̃<sub>11</sub>],绍兴[干 kī̃<sub>11</sub>]。⑥甬江小片,主要特点是效流咸深山臻宕(知组)曾等摄舒声开口三等知章组一般读细音韵母,与同韵的精见两组字同音,如宁波[针 tɕiŋ<sub>51</sub>],[精 tɕiŋ<sub>51</sub>],[招 tɕiə<sub>51</sub>],[蕉 tɕiə<sub>51</sub>],[折 tɕi?<sub>51</sub>],[接 tɕi?<sub>51</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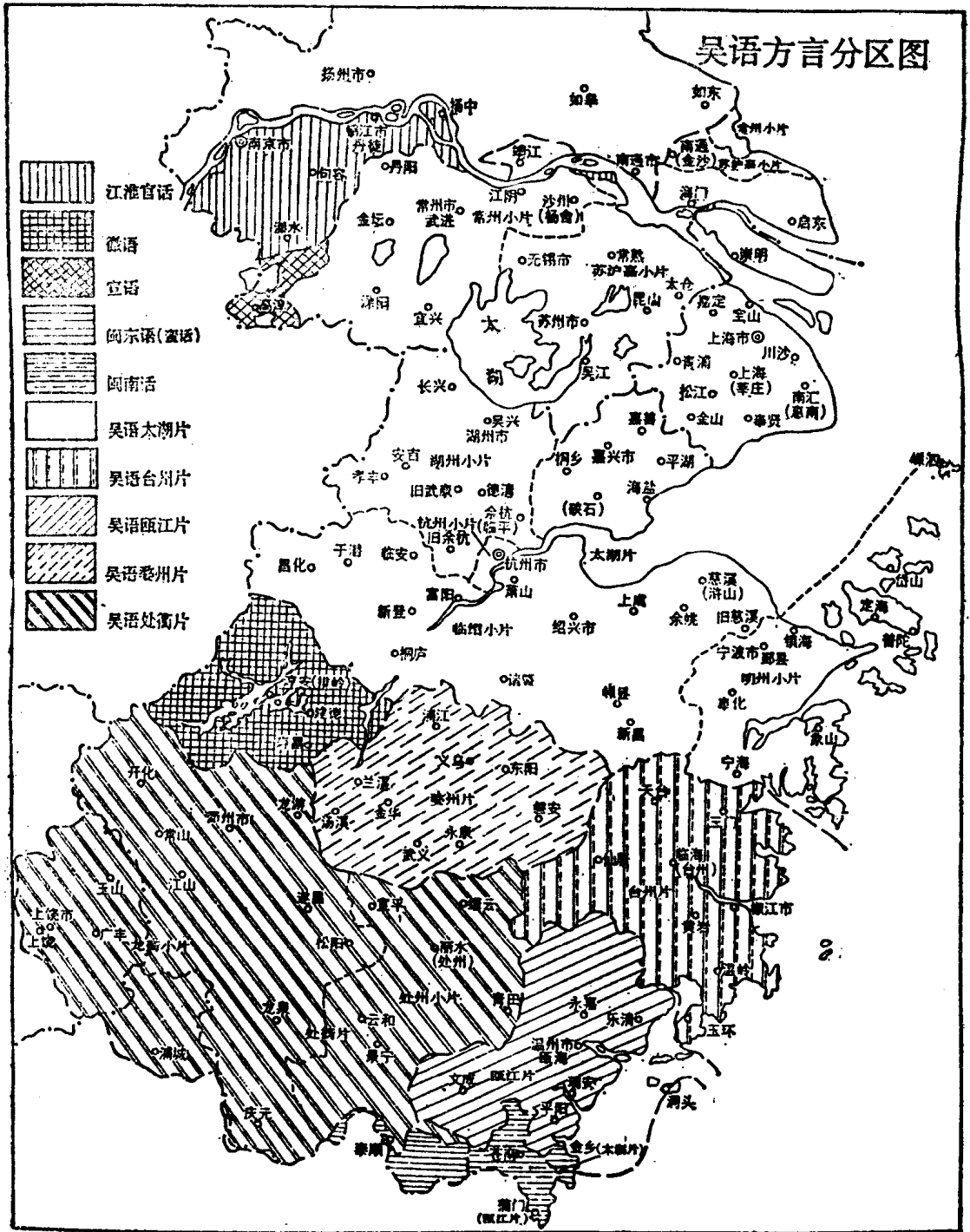
本书所记音的大部分地点都在北部吴语区,但南部吴语区的四大片上都有调查点。本书对方言地点的排列与赵元任先生 60 年前调查的地点和排列的次序完全相同,分布如下表:

太湖片	毗陵小片:	①宜兴	②溧阳	③金坛	④丹阳	⑤丹阳后巷乡童家桥	⑥靖江
		⑦江阴	⑧常州				
	苏沪嘉小片:	⑨无锡	⑩苏州	⑪常熟	⑫昆山	⑬宝山霜草墩	⑭宝山罗店
		⑮南汇周浦	⑯上海	⑰松江	⑱吴江黎里	⑲吴江盛泽	⑳嘉兴
	苕溪小片:	㉑湖州双林					
	杭州小片:	㉒杭州					
	临绍小片:	㉓绍兴	㉔诸暨王家井	㉕嵊县崇仁	㉖嵊县太平	㉗余姚	
	甬江小片:	㉘宁波					
台州片		㉙黄岩					
瓯江片		㉚温州					
处衢片		㉛衢州					
婺州片		㉜金华	㉝永康				

金坛西岗镇的语言原属吴语,但现在该地已通用江淮官话。我只记录到极少数老年人尚偶说的吴语。本书虽按赵元任先生的原来排列次序把金坛西岗排在第③号,但字表和词表上所记的内容都已非吴语,不过尤其在词汇方面,受吴语的影响颇大。

金坛话的变化,与 1866 年战争后的移民直接有关。大量江北的移民进入江南,使一些地方江淮官话逐渐取代了吴语,最终形成了今天吴语的地域范围。在研究吴语时,考虑下面三个因素甚为重要:①移民;②官话推移;③州府地理。

今吴语区域,春秋时是吴越之地,主要居住着百越民族。3000 年前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南迁,这支移民可能使吴语形成萌芽。秦汉以降,不断有越人北徙、汉人南迁的移民举动,形成吴越之地汉越杂居的局面。最初的吴语应是汉语和百越语的混合语,如现存于原松江府地域(如上海、松江)和浙南(如永康、仙居)的帮、端两母的缩气音 [b]、[d] (又称带轻微喉塞的浊塞音,赵元任标作 [b̥]、[d̥]) 可以看作是古越语在吴语中残存的底层,元音分长短(如永康[鞋 i:A<sub>33</sub>],[也 iA<sub>33</sub>])、量词的指代用法(如苏州“条毛巾挂起来哉”)、正偏式的构词法(如江阴话“菜干”、上海话“人客”、宁波话“鸡娘”)等都是百越后裔说的今壮侗语的重要特征。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后、安史之乱后、靖康之难后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南朝和南宋建都吴越,形成了吴语音类主要跟东晋以后至宋元以前的中古音系相对应的格局;现今吴语中的文白异读,大量北方话文化词的借用,都能说明宋元以后官



话不断地向南推移影响着吴语。太湖片的吴语比南片吴语带有曾多的北方话成分，官话化最为显著，而江淮官话和徽语则更可以看作为带有吴语底层的更早为官话同化的语言。由于自唐以后常有福建人反向迁移到浙南，致使浙南的吴语带有闽语的某些成分。至于吴语中次方言片的划分，则与州府行政区划关系甚为密切。因为吴地州府建置长期比较稳定，府治中心和州治中心的语言往往被当地人视为权威，方言就向中心靠近。例如上海话最接近松江话，松江话最接近嘉兴话，就与秀州（嘉兴府）分出松江府，松江府建置上海县有关；又如唐代的婺州，即明清的金华府的地域大致就是今吴语婺州片的地域；隋朝的会稽郡到唐朝二分为越州（明清为绍兴府）和明州（明清为宁波府），现在太湖片内临绍小片和甬江小片分别以绍兴和宁波为中心话有差异。

上一页为吴语方言分区图。

## 第二章 吴语的声母、韵母、声调

### 第一节 吴语的声母特点

吴语的声母系统与中古音全清、次清、次浊、全浊的分类相对应。古全清的帮非敷端精心知庄生章书见晓影母在吴语中读不送气塞、塞擦音和带ʔ清音声母，古次清的滂透清彻初昌溪母读送气塞、塞擦音声母，古次浊的明微泥(娘)来日疑喻母读鼻音、边音和带ɦ浊音声母，古全浊的並奉定从邪澄崇船禅群匣母读浊音声母。匣喻母的声母在多数地方已合流。

吴语中的不送气清塞音发音方法要比其他方言区爆破有力，发音紧且脆，可能与吴语长期以来不送气清塞音与浊音声母保持对立有关。而吴语中大部分地区的浊音声母并不是真浊音， $v > o$ ，是所谓“清音浊流”声母，所谓“清音”大致同于相对应的清声母，所谓带浊流，一般是由于起始音高低于清音而形成的浊音听感，古並定母的今音可标作[pɦ]和[tɦ]，但通常标为[b]和[d]，它们和不送气塞音的一个很主要的对立是闭塞时间短，而不送气塞音发音时闭塞时间长。所以吴语的浊声母可以认为是不带浊音的松塞音。(沈钟伟，1988)

吴语的大部分地区古帮滂並母字声母分别为[p][pʰ][b]，端透定母为[t][tʰ][d]，但在有些地区，如旧松江府地域的上海、松江、南汇和浙南的永康、青田、庆元、仙居等地，帮端母读缩气音(implosive)[ɓ][ɗ] (或注[ʔb][ʔd])，其发音特点是：①发音时有喉塞成分，②有轻微的缩气动作，③伴有鼻音，④声带振动，喉头下沉。如周浦的“扁担”读为[ʔbi<sub>33</sub>ʔdɛ<sub>33</sub>]，本地人最敏感的体会是鼻音重。帮端母字在浙江中部的婺州片和处衢片上有鼻化现象，如永康凡有鼻韵尾的帮端母字都读[m][n]声母，像[冰miŋ<sub>44</sub>]，打[nai<sub>44</sub>]，可以认为是缩气音在逐渐消失时留下的遗踪。

明母字今吴语都读[m]。微母虞韵字今吴语多读v或β，微元文阳韵的微母字在今吴语中都有白、文两读，白读为[m]，文读为[v]或[β]。下面是上海老派几个微母字的读音。

	味	万	晚	闻	物	亡	望
白读	mi	mɛ	mɛ	məŋ	məʔ	mō	mō
文读	βui	βue	βue	βuəŋ	βueʔ	βuō	βuō

显然吴语中微母读[m]声母较古。

泥(娘)母字在今开合口音的字里读[n]，在今齐撮口音的字中一般都读[n̩]，如绍兴[奶na<sub>113</sub>]，[纽n̩iv<sub>113</sub>]。来母字读[l]。但在吴语少数地方也有n、l相混的现象，如溧阳、黄岩都有泥母的字读[l]，像溧阳[闹lav<sub>31</sub>]，黄岩[暖ʔluəŋ<sub>33</sub>]，王家井则有的字n、l混读，如[劳lɔ<sub>33</sub>/nɔ<sub>33</sub>]，[劣nəʔ<sub>11</sub>]。有的地方[n̩]也有时与[n]相混，如王家井[捏nieʔ<sub>11</sub>]，丹阳[年ni<sub>113</sub>]。

非敷奉三母有的地方读 ffv, 有的地方读  $\Phi\Phi\beta$ 。上海、周浦、宁波、王家井老派都是  $\Phi\Phi\beta$ , 丹阳、童家桥、罗店、霜草墩、双林、太平、温州等地老派都是 ff $\beta$ , 但这些地区都有一些老年人已过渡到 ffv, 中青年(除童家桥外)一般都已变为 ffv, 下表是上海奉贤县城南桥两个年龄组的人 5 个字声母的读音。

	夫		父		方		分		文											
音变声母	$\Phi$ f	h	$\Phi$ /f $\beta$	v	h	f	v/ $\beta$ f/ $\beta$	$\Phi$	f	h	$\Phi$ /f $\Phi$	f	h	$\beta$	v	h	v/h	$\beta$ /h		
60—80 岁共 50 人	46	3	1	44	5		1	26	23	1	22	27	1	25	21	4				
15—20 岁共 50 人	5	44		6	20	1	19	2	2	3	43	2	1	48	1	4	29	18	1	1

发  $\Phi$ 、 $\beta$  音时, 声母后都带有轻微的 u 音, 但变为 f、v 音时, 声母后的 u 音消失, 如房  $\beta u\bar{o} > v\bar{o}$ , 阳、文韵字声母先变, 读 u 韵的虞韵字后变, 因此吴语区许多地方的轻唇音都是从双唇擦音逐步过渡到齿唇擦音的。

这些地区当双唇音从重的塞音变为轻的擦音之时, p p' b 很自然地变为  $\Phi\Phi\beta$  ( $\Phi$  不分送气和不送气, 因此非敷合为一母)。在吴语许多地方, 一些轻唇音的常用字中还保存更古的重唇读音, 如上海、苏州、无锡等许多地方, 奉母的“缚”白读为 [boʔ], “防”白读为 [bō], “肥”白读为 [bi]。

吴语有些地方出现的喻匣母字与非敷奉母字合流的现象, 与  $\Phi$ 、 $\beta$  和 ʔ(u)、h(u) 相近有关。如霜草墩 [王 huoʔ<sub>31</sub>] = [房 huoʔ<sub>31</sub>], 上海 [胡 hu<sub>113</sub>/βu<sub>113</sub>/vu<sub>113</sub>]; 王家井、嵊县、松江等地, 唐阳等韵的合口字变为开口, 如松江 [荒 foʔ<sub>52</sub>] = [方 foʔ<sub>52</sub>], 嵊县太平 [还 vā<sub>312</sub>] = [烦 vā<sub>312</sub>]。松江等地连通摄非组字也读 h/f 或 h/v, 如周浦老派 [福 hoʔ<sub>22</sub>], [冯 hoŋ<sub>113</sub>]。

精清从心邪在吴语地区的开、合口音字里都读舌尖前塞擦音和擦音, 在齐、撮口音前一部分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读舌尖前音(即分尖团, 读尖音), 一部分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读舌面前塞擦音和擦音(不分尖团)。如:

	酒	千	相	墙	详
江阴	tɕ	tɕ'	s	ɕ	z
无锡	tɕ	tɕ'	s	z	z
常熟	tɕ	tɕ'	s	ɕ	ɕ
宜兴	tɕ	tɕ'	ɕ	ʒ	ʒ
绍兴	tɕ	tɕ'	ɕ	ɕ	ɕ
宁波	tɕ	tɕ'	ɕ	ʒ	ʒ

有许多地区, 如上海、松江、苏州、周浦、常州、嵊县, 尖音字正在或已经完成从 tɕ 组向 tɕ 组音变的过渡。如上海已完成, 苏州刚开始。

关于从母和邪母在现代吴语里的音值, 赵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说是“一笔糊涂帐”。从、邪母今音都读 [z] 的只有旧太仓州的嘉定、宝山、崇明和旧松江府各地, 苏州、吴县也只读 [z], 而旧苏州府的其他地区如无锡、常熟、昆山、吴江都有 [ɕ] 和 [z] 的区别, 浙江的那些不分尖团的地区从邪母开口、合口呼字也有 [ɕ] 和 [z] 的区别, 但并不是从母都读 [ɕ] 而邪母都读 [z], 各地哪些字读 [ɕ], 哪些字读 [z] 是不尽相同的, 有的字也可两读, 可以认为这是 [ɕ] 向 [z] 合并过程中的词汇扩散 (Lexical Diffusion) (王士元 1967) 现



象。见下表：

	从 母						邪 母			
	残	字	造	藏	族	杂	遂	词	随	俗
常州	dz	z	z	dz	z	z	z	z	z	z
黎里	dz	z	dz	dz/z	dz	dz	z	dz	z	z
双林	dz/z	dz/z	z	z	z	dz	z	z	z	z
黄岩	z	z	dz	z	z	z	z	z	z	z
余姚	dz	z	dz	dz	dz/z	dz	z	dz	z	z
绍兴	dz	z	z	dz	dz	dz	dz	dz	z	dz

取一个语音发展较缓的小镇黎里为例，统计它的从母字 60 个和邪母字 44 个，得到的情况是：从母字读 dz 的有 41 个，读 z 的 15 个，读 dz/z 的 4 个，从母字读 dz 占 68.3%；邪母字读 z 的 25 个，读 dz 的 19 个，邪母字读 z 的占 56.8%。再取一个语音较整齐、发展较缓的中型城市常熟，统计它的从母字 65 个和邪母字 41 个，得到的情况是：从母字读 dz 的有 51 个，读 z 的 12 个，读 dz/z 的 2 个，从母字读 dz 占 78.5%，邪母字读 z 的 34 个，读 dz 的 7 个，邪母字读 z 占 82.9%。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母在吴语中早些时候应为 [dz]，邪母应为 [z]。

从邪两母团化之后在各地的读音最为混乱，有的地方都读 [ʒ]，如常州、溧阳；有的地方都读 [dz]，如嘉兴、绍兴，有的地方读 [dz] 和 [z]，有不少字两读。有的地方分尖团时本无 [ʒ] 声母，所以 [ʒ] 母不稳定，许多字并入 [dz] 母，如上海 [集 ziiʔ<sub>23</sub> ≠ [极 dziiʔ<sub>23</sub>] > [集 dziiʔ<sub>23</sub>] = [极 dziiʔ<sub>23</sub>]，有的变成带浊的零声母，如余姚 [匠 hiA<sub>113</sub>]，温州 [墙 hi<sub>31</sub>]。

在吴语各地，知组声母的二等韵和庄组声母一起，一般都读舌尖前音，并入精组。澄母多数字读 dz，如黎里“茶、搽、撞、浊、澄、砵、宅、橙”读 [dz]，“蛇、铎、泽、择”读 [z]，“赚、站”读 dz/z；常熟“茶、搽、赚、站、澄、铎、砵、泽、择”都读 dz，只有“宅”读 z（常熟江、觉韵澄母字“撞、浊”读 [dz]），可以认为澄母在吴语中过去读 [dz]，读 [z] 只是向 [z] 声母字合并的扩散现象。崇母字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见下表：

	助	豺	柴	士	愁	床	状	崇	闸	锄
常州	dz	z	z	z	dz	z	dz	dz	z	dz
黎里	z	dz	z	z	dz	z	dz	dz	z	dz
双林	z	z	dz/z	z	z	z	z	z	z	dz
黄岩	z	z	z	z	ʒ	z	z	z	z	dz
余姚	dz	dz	dz	z	dz	dz	dz	dz	z	dz
绍兴	dz	dz	z	z	z	dz	dz	dz	dz	dz

以黎里的崇母字共 22 个作统计，读 dz 的 8 个，读 z 的 12 个，读 dz/z 的 2 个，读 z 占 54.5%。而余姚的崇母字以 20 个作统计，读 dz 的 14 个，读 z 的 6 个，读 dz 占 70%。南